

#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食貨典  
上  
(一)

新學  
和學  
PDG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一卷目錄

食貨總部彙考一

上古 神農氏 一

有虞氏 舜 一

周 一

漢 一

子嬰 一

後漢 一

魏 一

晉 一

宋 一

南齊 一

梁 一

陳 一

北魏 一

北齊 一

北周 一

隋 一



食貨典第一卷

食貨總部彙考一

上古

神農氏始日中爲市而食足貨通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離騷

大開封歌氏曰有聚聚者或不足乎食領有禽魚

者或不足於被聚聚者無所取獲者無所取則利

市不布義不均矣於是日中爲市而日中者萬物

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貨使運其有無則得其利矣 節書蔡氏

曰天下之民不同聚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

雖而運之之義 合沙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

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按古三墳人皇神農氏政皇曰正天時因地利惟

厚於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

果不專惟民有數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

亂政矣

按魏書食貨志神農之世斷木爲耜楡木爲耒耨

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

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

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有虞氏

帝舜重民食命官播百穀修和六府三事泰庶艱食

寡食惡運有無化居

按書經虞書舜典有十有二牧日食歲惟時

否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 正

經濟彙編食貨典第一卷食貨總部

農曰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  
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 王政以食爲首農  
事以時爲先齊言足食之通惟在於不違農時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後播種百穀

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後播種是  
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大賡孔氏曰稷五  
穀之長故以名主穀之官 葉氏曰史記官稷少  
好耕農民皆法則之義舉爲農師使教民稼穡則  
樂之爲親農時已終矣以首官申命之耳

大禹謨曰日於帝命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  
歌戒之用休量之用成勳之以九歌俾勿墮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火火克金金克木  
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  
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夫養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  
器商賈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  
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

民生始遂不可以遽居而無教故爲之禋典教敷  
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  
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

典三也敬者言九者各顧其理而不相讓以亂其  
常也敬者以九功之敘而誅之歎也言九者既已  
修和各由其理民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

然始勤終忠者人情之常恐安者既久怠心必生  
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  
之其勤於是者則戒惰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

賢貴而愚賤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揚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動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謂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伏能愚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帝曰金地土平天成六府三事九治萬世未爾時乃功

水土治平天成人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運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出故曰府三事正義利用厚生也二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卑問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將墊予東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墾田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悉民乃粒萬邦作乂卑陶曰會師汝昌言

耕泰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運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桑采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陳氏曰益稷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耳呂氏曰禹用功如此艱難然後民乃粒食須者乃字董氏謂曰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士田山澤鳥獸魚鼈

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教新民於墊溺窮饑之中故所至之處利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教其利有可播種適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播於鮮食既而有無相通貨食足始也不足終乃有餘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官後世孰從而知之

周

周制八政首食貨設天官大宰總九職九式九貢小宰宰夫總之大夫掌貨賄之入玉府掌良貨賄之藏內府掌內藏外府掌外藏地官閭師司市賈人掌治市之貨賄夏官山師川師掌山澤之貨賄秋官司土以國藩行其貨賄職官司辨其貨賄之微惡數量而入之

按書經周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實用也

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貨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用之故貨爲二也故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陳氏大猷曰人政以擾息爲序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寒生莫急於食而貨次之

按周禮天官大宰卿一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一人胥十有一人徒百有二十二人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

園囿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通貨賄七曰頒綏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開民無常職辨九職事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貨賄欲其有無相資多寡相濟故使之阜通聚之使盈之謂阜達此就彼之謂通貨賄不阜則其求爲易竭故使之阜而後通與善所謂懋遷有無化居同意

以九職敘財賄

愚案先儒以周之九賦謂口率出泉夫漢有口賦有算賦皆仍秦弊今民出泉不知周之泉布所以利百物之低昂上而供邦用則有外府下而通民利用則有泉府出入則有法做散則有權至於制賦之法不過因地之所有而令之如邦中之賦即穀師園廩二十而一是貢其應里及場圃之所出四郊之賦即穀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是貢其宅田士田貢田及官田牛田貢田牧田之所出邦甸家稍縣都之賦即穀師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卿大夫采地田稅之所出甸縣之賦即司門司市之所入山澤之賦即山虞澤虞之所入幣餘之賦乃官府都鄙典凡執事者給公用而有餘幣餘財之所入然則九賦之敘財賄除關市之外皆非泉布之入而關市之賦亦非口率出泉以賦爲口率出泉則是有賦而又有稅也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帛之征有力役之征所謂粟米之征即成周之田賦也布帛之征即成周山澤之泉所貢葛草實之材而成於績織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

以之當邦賦則無田租矣至於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而為力役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謂力役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矣成周之法征以粟米者則無布練之征征以布練者則無粟米之征至於力役之征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則又無力征矣宜乎孟子謂用其二而民有餘用其三而父子離也

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甸之賦五曰邦甸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山澤有虞以度其物有衡以平其政為之厲以限其妄入為之禁以止其非法又各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其所取者宜有數矣劉迥曰幣餘不在常賦之中皆式法所用之餘幣也今考職幣所掌凡用邦財之幣振筆事者之餘財蓋此幣餘之賦也

以九式均輸財用

鄭康成曰式謂財用之節度王昭禹曰式之所載為有書所屬為有數書之所載則有一定之常目數之所屬則有不易之經制以之均財則為有道以之節用則為有禮均財有道則遠近過於均而無有餘不足之患節用有禮則多寡過於富而無過不及之弊

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器用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李景壽曰自祭祀賓客以至幣帛器用之費固有司可以裁其出入所謂匪頒好出於人主之意固宜人主所得自為也家宰亦得以九式制之焉然則聖人以一身享天下之奉不敢以一毫妄費以至於此財安得而不裕哉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李景壽曰致者使之自至非窮欲以未之也用者所貴適於用非貴於遠方之珍異也西旅獻象固足以侈其君來遠之德而召公諄諄然以訓武王者母亦珍禽奇獸非服食器用之宜而自以異物為寶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烏可勝言哉此九貢之目自祀貢禮貢以至於游貢物貢蓋無不適於用者

一曰麗貢二曰纘貢三曰繇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斂貢九曰物貢

鄭鐸曰或謂邦國之貢萬民之賦皆王國所須以為用貢賦舉入然後家宰可以制國用今也列九賦於前以九式處其入乃以九貢列其後何也蓋王國之財自足以充王國之用善治國者有生財之道又奚待於諸侯然後足哉故列九賦之目即繼以均節之式明生財之道既有九賦則量入以為出可也若乃邦國之貢本諸侯奉上之誠意不憚急於徵之立謂於此俟其自至耳

小宰之職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史氏曰周之邦財所蓄至於不可勝用豈獨家宰制國用之力小宰國執其法而不變乃能用之不用

匪也苟執之不因則始均而終必偏始儉而終必侈雖有法將難與守貢賦之入歲有常數九式之用國有定規復有餘此不足小宰均之以俾不給則九式不愆於其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則不用而王著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儀矣

宰夫之職掌治遷以政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

賈氏曰謂上數處用官物者當家計其用財之出入知其多少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家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王氏曰失其所藏之貨賄謂之失財非所用而用之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而謂之失物

賈氏曰有用而能足財又能長物又能善如此者賞之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九貢九賦九功之祿以受其貨賄之人領其貨于受藏之府領其賄于受用之府

賈氏曰大府雖自有府仍分置于衆府貨藏以其善物賄言用以其賤物其實皆藏管耳

王氏詳說曰自然曰貨賄則賈矣人為曰賄賄則賤矣內府曰貨賄而皆良賄也此所以知其為受藏也外府言邦之小用皆受焉此所以知其為受用也然藏之未始不用用之未始不藏但以物之貴賤而異其藏用之名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

溝授之

賈氏曰大率以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此大府頒與九式用之但事相因故二處並言其法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耕稼家制之賦以待進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長祀解餘之賦以待賜予

鄭康成曰得幣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

凡邦國之貢以待用

鄭康成曰此九貢之財所給 賈氏曰大府受九貢九賦九功三者之財各用之上文九式已用九賦之財訖故此云邦國之貢以待用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鄭康成曰此九職之財充猶足也 李氏曰國家開墾要在多種積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史氏曰式貢餘財不常有之財也玩好難得之貨也故難得之貨難得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無事於此故以餘財之以明無餘財則不共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王駱禹曰賦用者以賦之所入而用之也取具者取足於大府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且貨賄之藏

賈氏曰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皆式貢之餘必

取其良者下奉土自當如此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裘共含玉復衣裘角枕角櫛率王之燕衣服在廊林第凡裘裘若合諸侯則共珠璣圭教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

賈貨賄之物受而奉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黃氏曰玉府蓋天子無私服服之藏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內府主賈賄藏藏在內者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賈賈賈賈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帛之金玉首飾兵器凡賈賄賈賈凡通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采幸之好賜予則共之

李氏曰此內府所藏之貨賄所以待邦之大用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藏者共

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帛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雅王及后之服不倉

王駱禹曰玉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外府所共者邦布之賜予

地官閭師中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

鄭氏曰內而國中遠而四郊有人民畜為邦之本有六畜為家之資畜悉知其多寡之數然後可量其力之所能任

任商以市事實皆能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市之治政刑量度禁令

王駱禹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懋遷有無阜通貨賄者莫大於市苟無官以司之則智詐愚勇怯暴虐毒害覆決性命之傾以爭無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設官以司之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以量度奪則有量以度長短則有度止使勿為則有禁教使為之則有令治教者本政刑者末量度者所以輔治教之舉禁令者所以輔政刑之具八者既立防制曲備雖有智者不能逞其姦雖有勇者不敢肆其暴

以商賈卑貨而行之布 王駱禹曰貨賄賈賈賈賈而後卑布賈貨物而後行賈布者所以權百物而過之貨苟不卑則布無所適故必以商賈卑貨而行之

以果府同貨而斂餘 王駱禹曰凡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於民用者則以其價買之此所以斂之也物暢而售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低昂之此所以除之也斂之則民無賤價之患除之則民無貴買之患知此則開闢散出於一人及處有無窮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早害者使亡賄者使微凡通貨賄以通出入之

黃氏曰通幣章於司關貨出入皆司關受之人達於市出還於其所至此市政也故見於司市職貨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

之出內必有司關之關節

貨人申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版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項氏曰貨賄財物也珍異錦文珠玉也 鄭康成曰珍異四時食物

夏官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山林之名物若岱嶽絳皐嶧陽孟桐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川澤之名物若澗漢沔潁淮夷磬珠暨魚澤之菴蒲

秋官司中士十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建邦外朝之禮凡得貨賄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土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易氏曰貨賄六畜有常守而或至於遺失者於是凡得貨賄者則委於遺失之朝告於謀訟之士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反之不使人之見利而忘義也至于旬亦既久矣物不可反亦不可棄於是舉其大者入於公小者歸於庶民之私是又以上下輕重而制其義也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適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鄭司農曰同貨財謂合錢共買者也 王昭周曰司關曰凡貨不出於關者果其貨賄其人所謂國法也若二人同財一人犯令則并舉其貨賄而刑

司施於犯令者一人而已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成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微惡與其數量而聚之

鄭司曰辨其美惡以知其精微辨其數量以知其多少揭以表之璽以知之所以謹其祿

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人其受掌受士之金罰貨罰人于司兵

黃氏曰金罰即民入鈔金而理曲遂罰之貨罰司關所謂舉其貨也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而揭之入于司兵

鄭司曰士有罪而罰之取其金貨以入于司兵者義也盜賊有罪而罰之取其任器貨財以入于司兵者亦義也

漢承秦制設大司農及少府以掌錢貨以給共養

按漢書食貨志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十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醢醢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清靜無事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千萬石孝惠高后之間未食穀種 按百官公卿表治粟內史奉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

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糴田五令丞幹官徹市南長丞又郡國諸倉屬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

更爲納言初幹官屬少府中屬主貨後屬大司農

王康曰均輸謂諸官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特賣官更於仕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 如淳曰幹音完或作幹幹主也主均輸之事所謂計鹽鐵而權酒酤也 服虔曰變音提持之搜搜索也

少府案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

應劭曰名曰禁錮以給私營自別爲藏少者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

文帝 年以買鹽鐵錯言始行耕田躬耕募天下入粟買爵贖罪

按漢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買鹽說上曰管子曰倉庫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資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盈溢待今資本而趨末食者其甚矣是天下之亡穀也澤優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錢賂公行其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難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厭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且民振穀或惡不入請賣爵于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陷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

第六七七冊 之〇三 葉

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逢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饑之兵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棄徒而衡擊罷夫暴者易子而殺其骨政治未遑通也遠方之能疑者起舉而爭起矣遇略而國之豈將有及乎夫橫野者天下之大命也苟果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咸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師之農者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嶺則首賴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虞庠也篇爲陛下惜之於是上威誼言始開甯田躬耕以勸百姓應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蠶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遑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盜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者不地若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萬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餓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廣畜積以實倉庫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鐵石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

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動亡過者得輕資也果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盜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餓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繭役者不得遊民農夏不得避暑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尋政暴虐賦歛不時稱令而募改當具有者半賣而賈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怨所買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更執此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繡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單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亡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粟農有所深夫能入粟以受爵者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

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澗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累卵能守也是以觀之果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通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擢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遂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澤天下果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乘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饒日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過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武帝以財用不足始用東郭成陽孔便桑弘羊等人入粟入羊爲郎令民買武功爵食迄皮幣白金行鹽鐵船車告緡船算均輸平準諸事

按漢書武帝本紀不載按食貨志武帝因文景之奢侈胡粵之害即位數年疑助朱買臣等招徠東隴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煥發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蜀山通遠千餘里以廣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濠招朝鮮蠻滇海郡尉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挾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共其勞于戈日遊行者屠店者途中外騷擾相

五八 司 計 長 代

舉百姓抗敵以巧法財賄衰耗而不灌入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罪選舉舉廉恥相習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典利之臣自此始其後衛青以數萬騎出擊  
匈奴遂取河南地塞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者數  
萬人千里負糧懷饑餓十餘餉致一石散幣於叩  
以購之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致更發兵誅之  
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通募民田兩夷入果縣  
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耗於南  
夷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清渠遠自山東咸被  
其勞費數十百佐萬府庫虛竭募民能入奴婢得  
以終身復得爵秩及入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  
衛青北伐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  
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道之  
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威發經用賦稅既竭不足  
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  
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  
買武功爵官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  
罪又減二等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雖多而多端則官職耗  
靡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議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  
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誅窮治  
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遂見而公  
卿等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  
而法令察焉是時察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  
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  
無益於俗稱務於功利其明年昭帝仍再出擊胡  
大克獲澤王事數萬衆來降於是漢騎車三萬兩

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  
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澤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鄉  
隄塞河氣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  
漕穿汾河渠以為漑田鄭當時為漕清河還數萬  
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明方亦穿漑渠作者數萬人  
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天子為伐  
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倉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屬  
中不足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  
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指解縣與關出御  
府崇賦以濟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  
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倉不足又募豪富人  
相假貸尚不能相救迺遣使民以關以西及充朔方  
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  
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視訖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  
空而富商賈或增財役貧轉輸數百數居居邑封君  
皆氏首仰給焉治儲蓄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  
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瀦  
用而權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  
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  
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益得  
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  
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  
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造方幣幣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黃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聘  
享必以皮幣黃璽然後得行又造銀白白金以為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龍故白金三品其

一日重八兩關之其文龍名曰白銀三千一日以重  
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橢之其文龜直  
三百令縣官鑄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  
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前  
郭成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成  
陽奏之大農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  
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棄之法既益更家廢兵  
中放三人言利事析秋棄矣法既益更家廢兵  
革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大微費之士益鮮於  
是除千五大夫大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遵令伐  
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擊胡大出擊胡實  
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  
與焉是時討賊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  
輕錢易作茲許造更諸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貨令  
不可得摩取鈔大銀上望微悉孔僅咸陽言山海天  
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臣試願募民  
自給費因官器作鑄鹽官與半益浮食苛民欲擅幹  
山海之貨以致富美役利損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  
聽敢私鑄錢器罪當左趾沒入其器物部不出  
鐵者置小獄官使居在所無使侵成腐乘得舉行天  
下鹽鐵作官府除盜賊案官者為吏吏多買人  
矣商賈以幣之優多獲貨運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  
被吏害貧民無主業者甚眾廢之則墜下損廢者  
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免貧而民不濟出南販賣法  
案貧者若貧者有官仰與官與時其利車買人之格  
錢皆有差謬如故諸賈人求作買賣貨物已貯  
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

經濟編纂食貨典第一卷食貨部



糖錢二千而算一賭作有租及鑄銀錢四千算一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轎車一算商賈人轎車二  
 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匪不自占不悉成邊一歲沒  
 入籍錢有能告者以其半昇之買人有市籍及家屬  
 皆無得名田上式數求入財以助賑官天子過越拜式  
 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初  
 式不願爲官上強昇之精選至齊相得自其傳孔  
 僅使天下續作務三年中至大司農刻於九卿而乘  
 弘羊爲大司農中丞督諸會計事稍減均輸以通  
 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  
 銖錢後五歲而殺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  
 人其不覺竟相殺者不可勝計數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  
 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遺博士褚大徐優等分行郡國  
 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實用  
 事減官杜周等爲中丞兼經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  
 爲九卿直指夏南之屬始出而大農頗興矣初其  
 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稱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違白鹿  
 皮幣問其具曰今王侯朝賀以黃金直數千而其皮  
 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  
 及人有告其以官車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稱  
 令下有不告異者不願殺反脅湯矣富異九卿見令  
 不便不入官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  
 公卿大夫多誅取客天子既下賜錢令而尊卜式  
 百姓於其分財佐縣官於是告婦錢錄矣郡國鑄錢  
 民多盜鑄錢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

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稱賤民弗實用縣官  
 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  
 其後一歲亦以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  
 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  
 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  
 工大造而益爲之錢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氏  
 皆過告緡治之獄少反者得免連卿史廷尉正監  
 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縣錢得民財物以償計奴婢以  
 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  
 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墾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  
 衆而縣官以鹽鐵鑄錢之故用小饒矣益廣開置左  
 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  
 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追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  
 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載運過大脩昆明池刻  
 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  
 子感之過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繕此日麗  
 過分番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  
 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  
 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輕重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清  
 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繕造足所忠官世家子弟官人  
 或園籬走狗馬七轡博戲亂齊民過微諸犯令相引  
 數千人名曰林送往入財者得補郎郎還矣是時  
 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三千里  
 天子憐之令假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或留甯使使  
 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  
 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辭自殺行西

輪輿卒從官不得食廬山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  
 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賜新秦中或千  
 里無半徵於是詠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  
 官假馬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人新  
 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卜護封禪事而  
 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道造縣縣治宮儲設  
 其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爲山東不  
 漕敕天下四因南方樓船士二千餘萬人擊粵發三  
 河以西騎驍羌又數萬人度河渠令居初置張儀酒  
 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六十萬  
 人戍田之中國繕道樓橈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  
 仰給大農邊兵不足過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補之車  
 騎馬之縣官錢少買馬難得過者令封君以下至  
 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  
 息者相十式上書順父子死南粵天下下詔募賜  
 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列侯以百數皆莫來從軍至徵討少府省金而列侯  
 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酒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  
 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買貴或置  
 令民買之而船有算者少物貴過因孔僅言船算  
 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南粵焉以西至  
 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俗無賦稅南陽漢  
 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波  
 具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  
 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助鹽鐵助賦  
 故能備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苦給爲之而已不敢  
 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

而乘弘羊爲治農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稅費通諸大農部悉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征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運輸重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令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罷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年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惡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用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米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權歸諸

接漢書昭帝本紀云云

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

昭帝時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

成帝 年重民賣主財帛委輸

接漢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漢成帝置尚書五曹其三爲民賣主財帛委輸

後和二年哀帝即位詔沒入過品田奴止綺繡作輸

按漢書哀帝本紀後和二年四月丙午即皇帝位六月詔議諸名田畝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絳繡雜成等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

諸子嬰初始三年 昭帝二年 新莽始六莞之令收鹽鐵山澤等利又以錢幣不行造貨貨五品

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初設六莞之令命縣官沽酒賣鹽鐵器鑄錢諸未取名山澤采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買貴餘貨予民收息百月三權和重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時以錢幣不行復下書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貨資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散散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貨貨五品

後漢

後漢設大司農少府等官掌錢穀金帛諸貨物

接後漢書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通未舉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幣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平準令一人掌知物貨主鍊染作采色導官令一人主春御米及作乾糲

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錄官本屬司農中與皆屬郡縣又有虞轅令掌祭祀犧牲薦饗之屬及舞陽市長榮陽倉倉中與皆屬河南尹餘均輪等皆省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中藏府令一人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

明帝 年以徐遷爲涼州刺史修豐池開水田立市通貨而財貨流通

按三國魏志明帝本紀不載 按徐惠傳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遷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龐統三郡反還魏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遷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膚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散民間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崇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

按晉書食貨志魏明帝世徐遷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遷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膚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遷之功也

晉

晉初食府元猛渡江後府皆建邺

按晉書食貨志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營三典之資接千年而越西蜀之用輻于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江之河漢得岸三丘八散未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魏氏正平秋東作荷鋤種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安立謀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食府官闕增飾版輅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與服顯顯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聚固其宜也水旱之初洛中尚有銀兩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

## 古今圖書集成

舊陰反屬寒桃在御便難以給其布金兩幅兼饒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惟帝爲劉曜所圖王師果敗府帑既竭百官僉其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恐外宅僉饒弘多千米一全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穀之轉輸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內後漢江軍事草創饒陳布不有恆章中府所儲數四千匹於時石勒勇銳莫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路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元帝 年收諸蠻販便洞賸物又著嶺外會帥以收其利

按晉書元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食貨志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被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大耕水耨土地卑溫無有蓄積之資諸蠻販便洞富林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又嶺外會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

孝武帝太元 年百姓樂業穀斛殷阜

按晉書孝武帝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孝武太元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斛殷阜早家給人足矣

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平關中收帑藏積貨獻于京師并賜將帥

按晉書安帝本紀不載 按宋書武帝本紀義熙十二年三月加公中大都督會充主統與死子弘立關中擾亂公乃威服北討十三年七月魏驍將軍主樂惡伐木爲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太

破姚泓於藍田王鎮惡討長安生擒泓九月公至長安長安豐裕穀藏盈積公先收其舞臺軍儀士主之屬獻于京師其餘珍寶珠玉以進賜將帥 又按本紀上清簡慕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典馬之飾後庭無絳綺絲竹之音州州書獻虎魄枕尤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劍上天悅命將分付諸將平關中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

宋

宋魏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

按宋書百官志大司農一人丞一人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

文帝元嘉二十四年秋七月乙卯以林邑所獲金銀寶物班賞各有差

按宋書文帝本紀云云

孝武帝大明八年以東境主歲不稔詔廣商貨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八年春正月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糶米者可停追中餉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

後廢帝元徽四年尚書右丞虞玩之言數附折供委輸寡薄帝優詔答之

按宋書後廢帝本紀元徽四年夏五月乙未尚書右丞虞玩之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其數帑所入折供文武豫兌司餘關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食輸京都益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畢不及

曩日而國度引費四倍元嘉一衡量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木材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

西一塢塿瓦雙匱校令給司惡仰交市尚書省今日就傾頗第宅府署類多穿窬視不遑救却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極不周既無儲蓄理至空盡積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教課以過徐表述凡八米較六十萬斛錢五十餘萬帛絹五萬匹雜物在外頗此相贖故得推移即今所應轉多矣用漸廣深懼供率頓闕軍器戰功將士飢渴百官奢靡署府謝履屨之器土木梓提索之器固成無以贖勸求無以給如應管所慮不月則歲矣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戰戰心存於匪懈起伏養運事屬冒關伏願陛下雷須臾之鑒垂末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祇祇齊撤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

按南齊書虞玩之傳玩之元徽中爲右丞時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清祿有闕吾賈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典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

南齊

南齊設右丞軍庫藏穀帛之事

按南齊書百官志右丞一人掌兵士百工補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還其內外諸庫藏穀帛刑畢創製譯認田地都乘軍狗兵工死叛考討補差分百役兵器諸署人領州都租布人民戶移徙州郡縣併帖城邑戶戶劉勰史二千石令長尉徵收及免贈文武諸臣刑官事

武帝永明五年以果簡輕賤出錢絲絲之屬

按南齊書武帝本紀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曰舊爲

古今圖書集成

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勤是以十一而稅周道克隆  
 闢建常平漢置惟俗賦絲桑浮汶來實杞梓皮革  
 必絲楚往白水將將謝農亂獨多師旅費興饑饉代  
 有食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稅城軍國器用動資四  
 表不因廢產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調私之  
 實民吞虛炭實此由昔在開運星紀未周餘弊尚  
 重農學不廢於曩日粟帛輕賤於當年工商罕兼金  
 之儲匹夫多機乘之惠良由國注久廢上幣稱募所  
 謂民失其資能無匪乎凡下貨之家可錫三兩二年  
 京師及四方出錢傳萬繡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  
 優貶皆違邦者市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  
 水明六年擬常平之制出上庫錢市糴穀局  
 按南齊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通典水明中天下米  
 穀布帛賤上京師市米買絲綿絨絨布揚州出錢千  
 錢五千兩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絨絨布揚州出錢千  
 九百一十萬兩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南荊河  
 州二百萬市絲綿絨絨布木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  
 湖麻荊州五百萬鄧州三百萬市米布樓司州二百五十  
 萬西荊河州二百五十萬南兖州二百五十萬雍州  
 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量傳並於所在市易  
 按王海六年擬常平之制市糴穀局  
 宋明十一年詔凡金粟絹綿珠玉玩好之費嚴加禁  
 絕  
 按南齊書武帝本紀十一年秋七月詔凡諸遊費宜  
 從休息自今遠近屬獻壽存節儉不得出界往來相  
 高者嚴金粟絹綿珠玉已多珠玉玩好傷工尤重嚴

加禁絕不得有違準繩

梁

武帝天監七年置太府卿掌金帛府帑及市令關津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百官志天監七年  
 加置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帑左右威令上  
 庫丞掌太倉南北市令關津亦皆屬焉  
 陳

宣帝大建十四年後主即位詔鑄金銀兩及布帛幅  
 尺短狹輕疎者並皆禁絕  
 按陳書後主本紀大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即皇帝位  
 夏四月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  
 鴻澤獨省繁費奢僭乖實宜防斷應錄金銀兩及  
 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  
 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並皆禁絕

北魏

太武帝 年各就五方之宜收其方貢貨物及  
 登於俎用者  
 按魏書太武帝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世祖即位開  
 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攻其俗  
 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庫收其貨物以  
 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初膳府  
 始光四年西討赫連昌復其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  
 可勝計

按魏書太武帝本紀始光四年五月車駕西討赫連  
 昌六月乙巳車駕入城虜酋羣弟及其諸母姊妹妻  
 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  
 神龜二年大破蠕蠕復伐焉耆又獲其方物錢貨寶

經濟集編食貨典第一卷食貨總部

玩

按魏書太武帝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神龜二年帝  
 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  
 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  
 畜方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周公處羅西伐焉耆其  
 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奉國臣自錢糧實一時  
 降款獲其奇寶與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  
 歸逐入關茲復獲其殊方瓊詭之物億萬已上  
 神龜三年九月甲辰征平涼十有一月丁卯平涼平  
 收其珍寶  
 按魏書太武帝本紀云云  
 太延五年牧健來降收其戶口倉庫珍寶  
 按魏書太武帝本紀大延五年九月丙戌牧健兒子  
 萬年率麾下來降是日牧健與左右文武五千八人  
 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  
 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  
 孝文帝太和 年改置太府卿掌財物庫藏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太和中和  
 少府為太府卿掌有少卿掌財物庫藏  
 出帝永熙三年宇文泰討侯莫陳悅收其府庫財物  
 山積皆以賞士卒  
 按魏書出帝本紀不載 按周書文帝本紀蔡州刺  
 史侯莫陳悅將軍來東下魏永熙三年三月太祖遣  
 軍至原州衆軍悉集以討悅之慈夏四月臨悅軍  
 悅大懼乃退保上邽以避之太祖縱兵奮擊大破之  
 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太祖乃令原州都  
 督尋追及悅斬之太祖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皆以貢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第一銀錢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賜將士衆大悅

華帝三年宇文弼創制六官掌田里賦役鹽鐵諸政

按周書太祖本紀魏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朔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冢宰柱國

按隋書食貨志後周太祖作相制六官職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籍審賦役斂稅之制制蠶織修廣之域頒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軍功賦之政令司役掌力役之政令掌軍四壁之政令司倉庫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

北齊

北齊置太府寺掌金帛府庫營造

按隋書百官志云云

北周

北周置司農上士太中大夫掌餼餼貨賄

按通典後周有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

政令

按文獻通考後周有太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

用屬大冢宰

隋

高祖開皇 年置行臺監訓丞錄事及同州監丞以

領食貨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百官志高祖既受命改

周之六官置行臺省每行置置食貨農園武穆百工監副監各一人各置丞錄事等員

食貨丞四人農園六人武穆二人百工四人食貨農園百工錄事各二人武穆一人

高祖又採後周之制置同州總監副監各一人置二丞統食貨農園

開皇十二年以庫藏滿乃於左藏院構屋以受之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開皇十二年有

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按官無減損於是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



儲貨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希登餘之人薄微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

天寶八載二月戊申引百官於左藏庫觀錢幣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唐書本紀云云

天寶 載總計天下歲入錢粟布絹綿數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是時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十九百八十餘萬斛麻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布八十餘萬屯布千三百二十五萬餘端

按杜佑通典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正屯貢石諸色資課及勾剝所獲不在其中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二千七百餘萬端屯正錢二百餘萬貫自開元及天寶開拓邊境軍用日增糴米粟三百四十萬石段給衣則五百二十萬別支計二百一十萬俛軍食百九十九萬石大凡二千一百六十萬而錫資之費此不與焉

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戊午禁珠玉寶劍平脫金泥刺繡

按唐書肅宗本紀云云

代宗 年劉晏領天下金穀以美補之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劉晏傳代宗時晏為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常以羨補

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

廣德二年度支鹽鐵使第五琦請以財賦歸大盈庫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故事天下財賦

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入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按唐書肅宗本紀廣德二年以戶部侍郎第五琦專判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籌錢等使

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門下侍郎楊炎請出大盈內庫財物以歸有司詔從之

按唐書肅宗本紀大曆十四年五月癸亥即皇帝位八月甲辰遣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 按楊炎傳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

畢無干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庫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

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為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豈倫盛衰大

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盡畫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聞如此然後可以議

政唯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

按唐書元龜德宗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卯詔曰凡財庫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擇精好之物三十萬匹進納大盈庫而度支先以全數聞

德宗 年裴延齡以天下歲入不實請列負殷等庫以檢盈虛可之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裴延齡傳德宗權遷歸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鈞鉅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實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

以天下宿貨八百萬緡折為負庫抽實二百萬緡為廢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

月庫帝皆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實與給皆虛樣物無所加也

說帝於財用無所加也

與元元年署理林大盈二庫別藏貨物以陸贄諫令

撤其署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陸贄傳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精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

廊署理林大盈二庫別藏貨物贄諫以為理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

都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臣獻悉歸天子私

有之薄心侈欲亦將以得之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貨私別庫惡羣下有所欲望請悉

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實理臣

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數小儲成小儲捐小寶困大寶

也帝悟即撤其署

按通鑑肅宗元年春正月置理林大盈庫於行宮

順宗永貞年度支請以負殷等六庫復還左藏

按唐書順宗本紀不載 按王叔元貞初度支言別

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詔復還左藏

贊奏議云某廷齡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

文宗太和二年詔諸道進奉金花銀器及纂組等物並折兌擬擬絀絀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太和二年五月庚子詔諸道進奉內庫四節及降進奉金花銀器并纂組文錢雜物並折兌擬擬及續納其中

有賜與所須待五年後續有進止

太和三年十一月甲午詔母獻離成非常之物並絀布擬絀絀絀

按唐書文宗本紀云云

按開府元龜三年十一月詔四方並不得輒以雜行樣雜行非常之物為獻其於蠶羅若花絲布綾綾之類並斷教到一月日機行一切焚棄

宣宗大中 年以還資庫屬宰相收戶部度支鹽鐵錢帛

按唐書宣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周宰相其任益重戶部處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帛輸焉

後唐

莊宗同光元年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

按五代史莊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後唐莊宗既滅梁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下供者入內府充宴游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

辨郊祀之勞勞錢郭崇恭受藩鎮僥倖或諫之崇恭曰吾位榮將相祿賜巨萬世籍外財但為樂之世頭豈成風今河南藩鎮皆崇恭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愚乎吾特為國家蘇之私室耳至是歲歲勞軍錢十萬增因言於上曰臣已領家所有以助大

神廟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嘗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釐取以補助於是取李勣私私第金幣數十萬以充之軍士皆不滿意始恐

經濟編食貨典第二卷食貨總部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不得貢奉寶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物

按五代史末帝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云云

後晉

高祖天福元年詔借率抄括資錢財物委所司置籍給還

按五代史高祖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晉高祖初即位改元天福敕制曰悉力為時整財助國苟不推於恩命亦何示於賞酬自舉義以來應借率人戶及經抄括商賈資財錢物委所司明置文籍候平定之後當隨給還

天福二年馬希範進奇巧百貨

按五代史高祖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二年十一月湖南馬希範進金漆柏木銀架起突龍鳳茶林椅

子踏林子紅羅金銀鑲嵌紅絲網子又進金銀承

唱口檀香器紅銀鑲嵌假早花樹龍鳳寶蓋等物

又進含黃桃源洞白牙白藍漆案江南徽紫蓋茶白雲洞清花等茶又進羅鑲乳頭香石亭廟木瓜丸

一萬顆藥地樓子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滿心斯何

用耳藥者可進而丸可食乎但地僻海曲習以成風

來遠之道海止為難宜令所司與收問者服其儉德

後順

太祖廣順元年內出諸珍玩碎於殿庭仍戒今後不得進奉

按五代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廣順元年

二月內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錢

寶裝牀凡飲食之具碎之於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

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太祖笑而賜之太祖謂侍臣

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為近聞漢德與裴麗娘戲珍華

寶玩不離於側覆車未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今後

凡有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

遼

太宗 年臣市易以通南末西北諸部及高麗

女直之貨

按遼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太宗得燕置南

京城北有市物出禁倫有司治其從後西宮云云

州縣貨運遷遷之地並亦如之東平郡城中置右樓

第六七七冊 之〇八



## 古今圖書集成

器甲符印糧餉貨幣不可勝計

聖宗太平七年五月西南路招討司奉陰山中產金銀諸重治從之復遣使循遼河還奉金銀之所按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宋

宋設三司以總國計鹽鐵度支戶部之事皆領之又置戶部屬金部倉部工部屬虞部并司農寺太府寺及諸庫司諸場務以掌財貨之政令外則有封還轉運使提舉茶鹽院治市舶等司皆掌諸道貨物

按宋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掌邦國財用之大計總鹽鐵度支戶部之事以經天下財賦而均其出入焉鹽鐵掌天下山澤之貨關市河渠軍器之事以資邦國之用度支掌天下財賦之數每歲均其有無制其出入以計邦國之用戶部掌天下戶口稅賦之籍權酒工作衣儲之事以供邦國之用三部勾院判官掌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穀百物出納帳籍以察其差殊而關防之都磨勘司判司官掌覆三部帳籍以驗出入之數都主簿支收司判司官掌官物已支未除之數候至所受之虞附籍報所由而對除之天下上供物至京即日奏之納畢取其鈔以還本州拘收司判司官掌凡支收財利未結絕者籍其名件而管之都理欠司判司官掌理在京及天下欠負官物之籍皆立限以促之都憑由司判司官掌在京官物支破之事凡部支官物皆覆覈無成深則印署而還之支訖復據數送勾而銷破之戶部掌天下人戶土地錢穀之政令貢賦征役之事尚書量都轉司總領內外財賦之數凡錢穀

帳籍長貳選吏鈎考其屬金部郎中員外郎參掌天下給納之衆審計其歲之所輸歸于受藏之府以待邦國之用鈎考平準市舶權易商稅香木鹽礬之數以周知其登耗稅賦額增虧而為之實計倉部郎中員外郎參掌國之倉庾儲積及其給受之事工部屬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辨其地產而為之厲禁凡金銀銅鐵鉛錫鑄器皆計其所入登耗以詔賞罰司農寺卿掌倉儲委積之政令總苑囿庫務之事而謹其出入卿為之貳丞參領之太府寺卿掌邦國財貨之政令及庫藏出納商稅平準貿易之事少卿為之貳丞參領之左藏東西庫掌受四方財賦之人以待邦國之經費內藏庫掌受歲計之餘積以待邦國非常之用奉宸庫掌供內庭凡金玉珠寶貨賄藏焉祇候庫掌受錢帛器血衣服以備傳詔頒給及殿庭賜予元豎庫掌受諸路積利及常平錢物凡封格者皆入焉雜物庫掌受內外雜輸之物以備支用都提舉市易司掌提貼貿易貨物市易上界掌敘市之不待貨之滯於民者乘時貿易易下界掌敘錢給券以通運轉買賣掌受內外幣餘凡宮禁官府所需以時供納雜貨掌受內外幣餘之物計置以得出貨貨務掌折博斛千金帛之屬發運使副判官掌經度山澤財貨之源漕淮浙江湖六路儲應以輸中都而餘制茶鹽泉貨之政都轉運使轉運使副使判官掌經度一路財賦而察其登耗有無以足上供及郡縣之費履行所部檢察備稽稽考帳籍提舉茶鹽司掌鹽山貨海之利以佐國用提舉坑冶司掌收山澤之所產及鑄泉貨以給邦國之

用提舉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權貿易之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多事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法既變而用不給故典利者進而征數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置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域偏蹙運籌金匱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隱之輪輅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得休還略修建法程示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皆不貢率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母或占匿時藩邸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射開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偽其森主庫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繫令等並親臨之見月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取隱者實於法事告者賞錢三十萬而小民求財報怨訴訟煩擾未幾除弊告之禁

按日知錄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日上供一日送使三日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儲蓄特甚於唐時矣宋之所以愈窮而不可振者實在此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置在都國不至盡歸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

乾德五年十二月丙辰禁新小鐵鑄等錢疎忌布帛